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十二月初一日





清議報

第三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三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一百三十九番

政變原因答客難　　任公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支那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支那之言改革。三十年於玆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幾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支那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舘。及各中西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

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耻。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己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支那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諸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塲。寥廖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

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
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
國際並己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
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
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恥自執賤業汚
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
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繹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
人材乎科擧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
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
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
無學堂凡此之類隨擧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餘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之所
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覩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
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

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支那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榱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紉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之海軍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

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箇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潰散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耄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術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爲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支那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瞀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詫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今且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余言言廢八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

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憚其合力以謗已而排擠已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國者則雖敗已之身裂已之名猶當爲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又復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支那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

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　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請命而不行故　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改亘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　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徵入都語以　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　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至是譚乃恍然於　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　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　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爲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

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爲戒相率於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爲溫和焉其上者則率於補漏窒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爲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爲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者一也。(未完)

戊戌政變記 續第二冊第五篇第二章

宋秦檜之殺岳飛也。以莫須有三字斷獄。後世讀史者。猶以爲千古之奇冤。夫曰莫須有。則猶有鞫獄之辭矣。明嚴嵩之殺楊繼盛也。魏忠賢之殺楊漣左光斗也。必在獄中。桁楊榜掠。毒刑慘刻。逼使供招。羅織成罪案然後殺之。蓋其心猶知天下之有清議。欲借此以掩人耳目也。今六烈士之就義也。於八月十二日。有僞詔命刑部於十三日訊鞫。及十三日。刑部諸官方到堂。坐待提訊。而已又有僞詔命毋庸訊鞫。即縛赴市曹處斬矣。夫不訊鞫而殺人。雖最野蠻之國。亦無此政體也。雖衆人所唾罵之秦檜嚴嵩魏忠賢。猶不至如是之無忌憚也。蓋彼恐一訊鞫。則虛搆之獄。無由成讞。而改革之根株。不能絕也。觀其誣康有爲之罪名也。初則曰。酖弒 皇上。繼則曰。結黨營私。終則曰。謀圍頤和園。十日之間。罪名三變。信口捏造。任意指誣。究之諸人所犯何罪。則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而旁觀更無論也。九月二十二日。天津國聞報。照錄上海新聞報康有爲論而加之以跋語。其言最爲直捷切當。言人所不敢言。今照錄於下。其言曰。

三代以前。列國並處。君權不甚尊。民義不甚絕。故其時毀譽是非。猶存直道。秦漢以降。中國一家。功首罪魁。悉憑朝論。上苟得罪於廷議。則四境之內。一姓之朝。皆將無所逃命。文致羅織。何患無辭。故天下至不平而可傷心之事。莫甚於憑一家之私說。而無兩造之訟直。即如康有爲一獄。自八月初六日以後。中國之懿旨上諭。始則曰。辯言亂政。繼則曰。大逆不道。凡在中國臣民。其獨居深歎抉隱表微之士。視康有爲爲何如人。僕固未暇深論。若相遇於稠人廣衆之間。抗論於廣厦細旃之上。其有慷慨陳詞爲康訟直者乎。夫爲中國之臣民。則亦安得不爾也。上海新聞報。於此次國事之變。記載最詳。見聞亦最廣。而犯難敢言。尤爲各報之冠。一載康之問答。再登康之來書。與中國　皇帝之密諭。其孰是孰非。孰情孰僞。固未敢據是以爲斷。而援兩造之辭。以成千載之信獄。則東西各邦。來兹覘國者。皆將於此取資。而求其定論。則立說尤不可以不愼。然僕獨不解其論康有爲。乃有奏飭袁世凱調新建陸軍三千人入京之說。是說也。欲成其讞。須有四證。一康之奏文。二袁之告辭。三　皇帝之諭旨。四同謀楊劉林譚之供狀。度新聞報館。當必有眞憑的據。可以證

成其詞者。不然。則與八月十三日上諭謀圍頤和園五字。前不見來蹤。後不見去影。冥冥九閽。茫茫中古。長留此不明不白一種疑案而已。　本館跋

經稱罪人不孥。蓋罰罪而及於家屬。此最野蠻之政體。凡稍開化之國。必不如是也。支那自前明以來。間有此風。及本朝以寬仁爲政。康熙朝特廢此例。蓋亦漸進文明之一端也。今茲之政變也。康有爲梁啓超王照文廷式等。皆逮捕家屬。幾於族滅。乃至毀掘墳墓。擄掠婦女。行同盜賊。所過爲墟。他人之族。吾未深論。即以吾之鄉族言之。有族中一孕婦。余至今猶未識其人者。而被掠去。墮胎而死。夫無論余之罪之未有定讞也。即使余犯寸磔之罪。與此婦人何與。乃亦横遭此慘。似此豺狼之政體。稍有人心者聞之。能無髮指乎。

第三章　論西后及今政府將來之政策如何

或問曰。西后今茲之舉動。其頑固雖已極矣。然內憂外患之急如此。彼其預政之後。或鑒於時局。而悟改革之理。亦未可知。前者日本公使矢野氏覲見時。進以忠告之言。而西后固已納受矣。是或可望也。答之曰。凡物必有原點。然後體質生焉。龜之不

夫皇上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卵。枯木之不能開花。彼其無原點也。能行改革之事者。有憂國圖强之原點故也。有十年讀書之學識在也。今西后。則除一身之娛樂。非所計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論。無所聞也。彼其前此當國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覩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則彼前者應改革已久矣。今將其歷年以改革之費。作娛樂之事。畧舉數端於後。

光緒十年。馬江之役。見侮於法蘭西。其後羣臣競奏。請辦海軍。備欵三千萬。欲爲海軍艦大隊。乃僅購數艘。而西后即命提全欵營構頤和園。問海軍衙門所管何職。則頤和園之工程司也。頤和園之內外。遍貼海軍衙門之告示。頤和園之員役。遍受海軍衙門之俸給。支那前者所謂海軍省。其情形如此。故自平壤失利。軍警正急之時。乃命停撤海軍衙門。當時各國莫不駭異。而不知其實停頤和園工程也。此非局中人不能知者也。此一事也。

蘆漢鐵路之議。起於十年以前。亦備三千萬以爲興築。旋改築山海關。通道盛京。亦提其餘欵以修園囿。令至今兩路之鐵道。皆無成日。此又一事也。

昔閻敬銘爲戶部尚書時。因京僚俸薄。而無養廉。乃歲籌二十六萬金以資津貼。西后知之。悉令提爲宮中糜費之用。此又一事也。

自兩年以來。還日本兵費之款項。貸之於歐洲各國。計臣圖償還之策。乃創行昭信股票。而辦理不善。酷吏擾民。道路既已嗟怨。乃所得千萬應償國債者。而西后乃劃提全欵。命榮祿築天津行宮。他日各國之國債。不知向何處籌償。而昭信股票之本息。又不知向何處籌償。西后皆非所計也。此又一事也。

此皆犖犖大端。顯而共見之事。若其墮國勢於冥冥。壞全局於細故者。殆更僕難數也。蓋西后之心。只知有一身。只知有頤和園。只知有奄豎。而不知有國。不知有民。既不知有國。不知有民。而欲其爲國民圖幸福。烏可得也。且友邦信其面從忠告之言。而冀其他日之能改革。是亦不察情實之甚者耳。彼於八月十一日所降諭旨。不嘗云一切自强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禁上書。停學校。復八股。罷特科。廢農工商總局。封報館。拿主筆。禁學會。廢折漕。復冗官。復武試弓刀石。其推翻新政之事。日出而



未有止也。彼於八月十四日所降之諭旨。不嘗云一切改革黨人。概不株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革捕陳寶箴黃遵憲陳三立江標熊希齡文廷式王錫蕃張元濟李岳瑞洪汝冲等。及報館主筆。學會會員。且日出而未有止也。然則西后之言。其可信否乎。今各國因其面從忠告之言。而信其能改革。恐非各國本心之論也。如果屬本心之論。則吾直謂各國人之無識可也。

西后及頑固大臣之政策。以敷衍爲主義。內則敷衍公牘。外則敷衍外國。但求目前之無事足矣。一年以後之事。非所計也。但求京師之無事足矣。一省之外之事不計也。語以分割之禍。彼則曰吾但善敷衍之。求其現在之無事。吾年今且六七十矣。數年之後。雖有禍而非吾身當之矣。彼其主義如此。君臣一心。盈廷盡然。於此而欲以改革之事望之。是由祝斜日之東還。望洪江之西流也。其可得乎。

然則滿政府竟無一政策乎。曰。亦有一焉。練兵也。雖然。彼其練兵之宗旨。又別有在焉。一曰。練旗兵以壓漢人。二曰。借露兵以敵各國。昔有某國公使謂醇親王曰。中國之兵力如此。不足以當萬國之衡。宜早設法矣。醇親王曰。我國之兵。爲防家賊而已。

非爲禦外侮也。某公使喟然而去。蓋防家賊三字。實爲滿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政策。皆從此三字演出也。故剛毅常語人云。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朋友謂露國。家奴謂漢人也。往者李鴻章聘於露。露皇語之云。全世界中專制君權完足無缺之國。惟露及支那而已。東西各國。與支那皆嘗開釁。惟我露則數百年相敎睦誼。蓋諸國皆將不利於支那者。實心與支那相提攜。惟我露國而已。李鴻章告諸西后及守舊黨。皆大信之。是爲淸露密約之起點。蓋聯露之意。亦欲藉以保此專制之君權。而施其抑壓之政策也。吾知其政變之後。於此事必益加注意。是可預斷也。今者已有在口口口口口各練旗兵一二千之舉矣。又有請露人代練蒙古馬隊八千人之舉矣。嗚呼。此實露人可殺克馬兵踐踏東亞之先聲也。一二年後。此種馬隊。其數益增。其練益精。露人不費一餉。不勞一卒。而已養成全隊露軍於東亞。滿洲政府日日供給之。代作馬牛。是猶豢虎狼以待其噬已。而猶且感而謝之。悲夫。西后及榮祿。所謂實行改革者。其手段殆如此矣。

記南海先生出險事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盖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黨。疾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讟繁興。親友咸憂及于大禍。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嘗在粤城步經華德里。飛磚掠面幾死。若死盖亦無所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盖早舍身忘生矣。六月。孫家鼐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局。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閱兵廢立之陰謀。深知 皇上之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 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將所編列國強盛弱亡記一書盡寫成進呈。然後出京。盖示意命其留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于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爲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尚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爲先生大憂。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爲必死。故譚嗣同曰。 皇上既無從救。今先生

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既已登舟息于艙矣。因無一等艙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恊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廿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追不及。重慶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台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急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台。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畢。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十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行事。見此情形。以爲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蟻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

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 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攜手入房。問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先生曰。吾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 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弒。即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泫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攜手下小輪船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使館及上海英領事。無一面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即抄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人素知先生爲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既由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 皇上已大行。竊意 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弒。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灑龍髯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又作訣家人弟子數書。蓋尙備

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　皇上大行之事尚不確。故留此身以有待。當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尚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兵三千。緹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啓超與日本領事自天津下塘沽。猶派小輪船來追捕。疑爲先生云。幸捕者人寡。不然啓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旣廣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有之大擧也。而先生乃從容購石吟齋論文。不知事變。未嘗少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先生有十身不足死。　皇上無兩重詔書敎促。則先生不出北京。必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及搭船。必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旣搭招商局船。常例必不復登岸。無從搭英船。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旣倍。若非缺煤。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者曰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亦未可知。烟台之道員。若非徃膠洲。則截搜被捕。必死。到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領事協拿。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時也。智者無所施謀。勇者無所施力。愛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豈非天

哉。豈非天哉。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綫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留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盖未知先生出京。實在事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上又生存。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于其必死而不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意氣焉。

論戰法之變

日本中西牛郎撰

用兵之道。厥要有二。曰器貴乎利。曰法貴乎精。蓋器不利。則有兵而無兵之用。法不精。則有器而無器之用。器之精粗。一驗即判。但法有精粗者。視其與器稱否何如耳。與器相稱斯爲精矣。苟不與器相稱。雖嚴密齊整。亦不足爲精。是故兵器十年而不變。戰法亦可十年而不變。兵器一日而變。戰法亦不可不一日而變也。曩歐洲兵器。創新競奇。層出不窮。而其最後出者爲後膛鎗。創製此鎗者爲瑞士名匠。苦心力索二十年之久。始克成之。既成而始試之戰者。爲三十二年前之普國。嗣後列國轉相倣效。爭先恐後。而步戰之法自是一變矣。其初人但知兵器之變創自普國。而不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也。或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而不知訓練之變源乎普國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歐洲有普墺之戰。普國始用新鎗。所謂後膛鎗也。靈捷異常。前此之所未有。普軍以此奏功。長驅進入墺京。使墺從約。此普國霸業之始也。越四年。又有普法之戰。是時兩國俱用新鎗。然普軍連勝。勢同破竹。遂圍法京。使法乞和。此普國霸業之成也。夫彼用舊鎗。此用新鎗者。普墺之戰也。一鈍一利。即謂勝敗在器可也。兩敵俱

用新鎗者。普法之戰也。利鈍正等。謂勝敗在器可乎。然列國之環視者。於普墺之戰。早知普用新鎗之外。更有訓練之精。遠過他國。其以爲專在利器者。盖其初未深詳戰時之情耳。獨至普法之戰。兩國利器足以相敵也。兵數足以相敵也。是以列國咸謂。普之將帥盖千古偉人哉。凡其平日所規畫者。及施之戰。事無巨細。悉合機宜。及普揣敵情。如指諸掌。此其所以連勝也。夫普之將帥得人。不可誣矣。然而至其日事無巨細。悉合機宜。以此制勝。則未爲確論也。何則。普法之戰。普國將帥所豫規畫。施之此戰。遺事輙違者。盖十而一二三焉。節制紀律。其平日講求。施之此戰。變通化裁者。盖十而三四焉。此乃當日普國官報明白記錄而不容疑者也。然則普何以勝。曰訓練之精此其首也。將帥之能又其次也。特其可異者。在此訓練之精不自隊營之間來。乃自學校之中來也。其故何也。夫新鎗之利三。曰施放速。曰射力遠。曰命中精。凡此三者擅有其一。而殺敵之多。是以十倍於前。況於並具此三者乎。況於更有及遠命中與是相稱之巨熕大礮乎。用此利器。兩敵對陣。固列散隊。相逼接戰。彈丸雨注。無一虛發。須臾之際。數里之間。烏有不伏屍山積流血成河者乎。當是之時。防之之法。但有

散隊以戰耳。散隊以戰者。兵士既無隊伍步伐之整。上將指揮號令又有所不及。乃欲使偏裨士卒聽令進退。一如傀儡。殆不復可得矣。而普國之兵獨精銳無敵者。蓋因其士卒有應變之智。有臨機之略。首尾相應。前後相救。散而不亂。分而不離。變化自在。有如手足耳目之聯成一體。不期相救。是其紀律之嚴。訓練之精。不在將之號令。而在兵之身心也。嗚呼。此豈教養無素頑鈍椎魯者之所得而可望哉。要之舊法者。死訓練也。新法者。活訓練也。求之隊營號令之間。而以爲足者。獨死訓練爲然耳。若乃活訓練不求之學校教養之中。而惡見其可乎。普國學校之盛。夙冠歐洲。其民就學之多。於列國中首屈一指。而其與墺法交戰之時。收良家讀書聰穎之子弟。多在卒伍間。彼其訓練之精遠過他國者。其不以此也哉。今有國焉。鉅創深痛之後。不惜重賞以購利器。鎗必曰後膛。礮必曰鋼鉄。其於兵務亦可謂盡心焉耳矣。然知器之變。而不知法之變。知訓練之精在隊營之間。而不知其在學校之中。漫募市井亡賴目無丁字之徒。授之以利器。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欲以步武普國之强。噫亦難矣。夫大阿之劍。陸斬虎豹。水截犀牛。蓋天下之利器也。執此者宜無敵於天下矣。然今執太阿

之劍者人人皆是。則勝負之決。豈得謂在器而不在人乎。此今日練兵第一要義也。

美人演說　　譯太晤士報

前十二月廿五日。美人准巴列。於日本東京東邦協會演說。准巴列前曾出使暹羅國者。是日在會議員皆位望甚高。聚會聽說之人極多。外務省派日本譯譯生一人傳話。演說甚詳。謂日本維新之後。一切仿效西法。歷觀西國史記中所記各國變政。無如日本之速也。在美國變政之時。凡一切製造新法。及政治學問。事事皆有記載。地球各國無不稱羨。今日本再變至四十年之後。其維新之盛。當可與美國相等。但各國皆望日本變政。然眞心屬望於日本者。仍不若美國也。日本進步之心極銳。其志欲與歐州幷駕齊驅。美人實切望之。美之與日本如兄如弟。一在東方。一在西方。交誼聯絡。斷難分解者也。日本今得聖明之君。又得諸臣輔佐。正如華盛頓時得人才之盛。合衆國之始基政治。布置美善。由撥亂世界。引至昇平景象。其功業萬世所不能忘矣。日本耐心考求。蒸蒸日上。仿如美國時之進步。豈不盛哉。今日本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正月。起增稅。於六七月起。許各國人雜居內地。與歐洲各國律例相同。惟雜居條款。初時必難盡洽。須逐漸修改。以祈妥善。各國公使亦須將其條約改良。使彼此無齟齬

不安之處。全球各國。皆以爲將來條約必臻美善而止。不用再多更張也。惟我是美國人。亦即如日本人一律。望日本政府所定之例。必顧外國人利權。不分畛域。則全球各國人。亦仰戴日本之恩德矣。然雜居之約。於日本亦大有利益。但仍須顧外國之利權爲望耳。

合衆國今初來亞洲。得一島嶼。於美日兩國皆有利益。美日東西如比隣而居。中隔太平洋五千英里。一望無際。輪船行十五天乃到。以今日計美國之土地。與日本相距三百英里。朝發夕至。由台灣之南至非獵賓島之北。往返不遠。由日本橫濱直抵非獵賓島京城。相隔一千五百八十五英里。比由橫濱抵香港之水程相等。由舊金山抵非獵賓島京城。路經檀香山。中隔七千英里。今按地圖一觀。知日本與非獵賓島有無限利益均沾也。其與日本商務利益之處。於兩島出產之貨物。及地形之相接可知矣。日本在北邊。非獵賓島在東南。其當太平洋之衝要相等。惟他日兩島之要害。尚未能明言。因到亞洲北方之船。日本可一望而收其形勝。而到東南方之船。非獵賓島已據其要道也。香港西貢新架坡等埠。與非獵賓嶋依依相望。由香港至非獵賓島之西北邊。距

六百三十英里。行兩天可到。由新架坡至非獵賓嶋西南邊。距一千二百八十五英里。行四天可至。商務船由歐洲至東方。或由東方至歐洲。經蘇彝士河。經馬叻加海頸。必取道於非獵賓島。則他日非獵賓島京城。必爲通商來往之最要口岸矣。仿如日本橫濱之在北邊。與美國至亞洲爲中樞之地也。非獵賓島。總計其嶋屬大小。共有一千五百島之多。惟看地圖。或以遊歷得之。或已通商。畧有人民居住者。僅記其二十五島。至非獵賓島。統屬各島地形之廣大。尙未查悉其里數。因西班牙政府尙未稽核其數。即或曾經稽核。亦未有將其島之實數著列版圖。使各國知其詳細。了然於其地形而無疑也。今推測之。此地約至少有五萬方里。至多約十五萬方里。惟曾經確考之。約一十一萬五千方里。此說最近。其最大之島。名雷詢。此島長五百二十英里。闊一百五十英里。島之南長而窄。內容五萬方里。其非獵賓島京城之海灣。至宴開啵地角。共長二百六十英里。扯計約濶一百二十五英里。內容三萬二千五百方里（在雷詢島之內）其次之海島。名面地拿啊。此島約至少有三萬方里。在極南邊。計雷詢與面地拿啊共已有八萬方里。其餘諸羣島未計。則以爲其共有十一萬五千方里之說亦不誣也。我之極

留意於此島之廣大濶窄。自開埠以來未有人查察淸楚。又因欲知其地利如何。必先考查其地形之廣濶。且其土地饒沃。更宜種植。可不詳細稽核之乎。天生此島。土質肥美。以我遊歷羣島中之城邑。又考查其海濱與內地。較之遍遊天下各國土地。以非獵賓島人民之寡。地形之小。而其種植礦產之繁。山林材木尙多未闢。實爲天下各國所不如也。我今將前日着蝦罷報登錄所云。對諸君再說。此島不獨有金銀鐵煤各礦。更不獨有大林木可以作裝船造屋等材料。更不獨有美木可以造器皿椅棹等用。不獨有種植糖、蔗、痲、菸、五穀、椰子、香料、架啡、之地。然有未經墾闢之地。待有善政良法之邦。治理而墾闢之。更有火車鐵路一二條。惟火車鐵路。此地必須多設矣。更有大小海島不可勝計。惟往來船隻不多。此地必須多設小火輪船。以通來往運載各貨爲要矣。以上所說。皆查察此地之人所公論。非我一人之私見也。我憶前到非獵賓嶋之時。見其樹林暢茂。曾將其土產之物登錄。木、則有柏木、蘇木、酸枝木、膠木、實木、及竹林、等等樹木。有無限之多。種植及野生之果木。則有痲、糖蔗、菸、蕉、架啡、薑、五穀、玉桂、胡椒、藍靛、橙、杧、椰子、波羅、大麥、細麥、棉花、佛手、枸

杷、平果、及種種果園。礦產、則除金、銀、鐵、煤、以外。則有銅、水銀、硝、琉璜、等。海產則有龜殼、珊瑚、瑪瑙、珍珠、等物。山則有雲石、石羔、尚未開取。有用之獸。則有馬仔、野牛、豬、鹿、草羊、棉羊、及別種野獸。其形狀精奇。惟此地所出產。各處所無也。獵人所取野豬、野鹿、沙追雀、山鷄、木鷄、野鴨。無論四時。皆有獵獲也。現與外國通商。出入口貨銀。共計有六十二兆元。此乃現時查確之實數。其出入口貨銀約相等。然出口貨比之入口貨銀。常有多數兆銀之譜。以我意測之。五年之後。通商日旺。出入口貨銀必增至一百兆元。此非妄言也。出口貨最大宗者。乃蘇木、菸葉、蔗、糖、樹膠、假珍珠等物。入口貨最大宗者。乃曾經製造物件。棉花物、棉紗、經鑄鐵料、機器、瓦器、鐵片、刀斧利器、玻璃器皿、酒水、罐頭、麵粉、火水、等物。該嶋出入口貨。本可加增。惟向歸西班牙管轄。不善經理。自歸美國之後。出入口貨。日日興旺。以我所列之出產。與出入口各貨。由各國運來。或轉運往各國。即知此嶋商務。與日本商務之交涉如何矣。因又論合衆國如何酌議海關稅則。專顧美國之利權。或公定萬國均沾之利益。此一著。萬國通商皆觀望。欲知其主義。仍候議院及國中新報參酌。或

准通商與否。許久乃能定奪。現非獵賓嶋所立如何憲法。海關稅項等。不獨美人不能預料。即總統亦未能言之也。政治關稅。現各人議論紛紛。彼此集議。或有以爲無可無不可者。以我意見。中國尙議多開口岸通商。四方鼓噪。何有於非獵賓嶋。不爭欲得爲通商口岸乎。惟國中政治家。則議欲抽重稅。以試驗其能否。然又有人辯論。謂若抽重稅。恐斷難持久。即觀法國於西貢。比之英國於香港、新架坡、商務之興盛。可以知其取法矣。所謂非獵賓嶋必開作通商口岸者。其意何居。不獨可以聯絡各國。及與各國互相協力。逼中國開遍通商口岸。且以今日美國商務之在東方。正在蒸蒸日上。其貨物直凌駕歐洲而上之。則非獵賓嶋。豈可閉關不開作通商口岸哉。以我論之。則必應開作萬國通商口岸矣。惟若不抽稅。則公欵無從支給。即如合衆國及日本。亦均有抽稅。現時非獵賓嶋。無論何國入口之貨。皆有抽稅。若酌定永遠征收之稅則。仍俟華盛頓政府。將此嶋之政治議定。乃能舉行。即使舉行新章。亦須遲十二個月乃能照辦。我曾探知各議員之意。合衆國斷無忙速遽定草率之法。必從緩計議。不獨爲非獵賓島一處之情形計畫。且爲美國今日干預東方大局。開關利權而計也。

且論非獵賓島形勢。及其人民。計全島人民有八兆。內有五兆居雷詢海嶋。其土人形狀舉止言語。頗類馬來暹羅人。其性懶惰。不喜工作。亦是在熱帶人情性一律。以同緯度計之。則其勤力。又勝於別處之土人也。倘得文明之政府。善法治理之。可以教其耕植。使其地肥美。可比緬甸榰吡之肥美。然其土人又分兩種。言語不同。狀貌舉止則同。土人亦有自治之權。其有一種族名託基羅士。多寓於雷詢海嶋。其第二種族名威西也是。居於南邊海嶋。土人鴉君烏度。現統轄其種族。各處新報談論極多。將來土人若果有意拒絕美國治理此嶋之權。我則心實爲其憐惜。不敢稱讚之矣。倘其善於調處。美國必以優禮相待。最可稱羨者。其人頗有才能。兵力亦頗可用。除非獵賓嶋京城歸美國治理。其餘雷詢全嶋。彼亦有法律章程。可能自治者也。其間有內務省。外務省。陸軍省。大藏省。又有議院。內有一百名議員。又有陸軍一枝。約三萬人。新式鎗炮均極齊備。初時助我美人擊退西班牙兵。美人互相保護。復回雷詢海嶋。將來如何治理非獵賓嶋。亦當與其有干涉。我知其已深悉美國政治之美善。美員識見之高超。或可免以兵戈相見。如此。則其土人歸美國統屬。他日共享昇平之樂。彼此

商務利益均沾。豈不盛哉。非獨賓嶋京城。有三十萬人。其屋舍大半多效西式。其餘尙仍舊俗。其海灣甚宜灣泊。其京城商務頗旺。內地各貨多經此地出口。西人亦多在此建設行棧。另有意理與路城。在偏呢海嶋。另有賒罷城。在賒罷海島。除雷詢嶋以外。商務出產之處。以面地拿啊嶋、及偏呢嶋、賒罷嶋、呢各羅士嶋、面多士嶋、波何嶋、璃地嶋、巴拉溫嶋、蘇六嶋。爲最多。至我今日所談。僅將其大畧言之。使知我美國於東方新得之土地。正與日本南邊接連。向來所未經稽核者也。我所以論此嶋之情形甚詳。實因與日本商務彼此交涉。甚關緊要。此嶋於四百年來未有認眞治理。昨歲藉鵰威提督將此土用兵力開闢。化爲文明之地。除舊布新。豈不令人仰慕哉。玆又再言暹羅國。居亞洲之東南。近亦逐漸開化。倘能效日本之章程。維新治理。天下萬國皆當稱羨。今其商務漸通。於日本商務亦大有利益。日本前派往暹羅某欽差。曾將其出產貨物。地方情形。詳細查核。遍告國人。其所說亦與我之意見相同。倘日本人有才知者。在暹羅開闢地利。鼎力襄助。以圖商務日興。日本與暹羅交相利益。豈不甚善乎。查暹羅每年出入口商務。約銀四十兆元。其出口貨值。比入口貨多些。其出口貨。

以米、蔴栗木、爲大宗。入口貨頗類非獵賓嶋。人民約有七兆。通國地約二十萬方里。山水秀媚。樹林陰翳。田土肥沃。其京城名彭各。內有五十萬人。爲亞洲興盛之一區也。其出產可供國家富强之用。我曾在此地四年。經熟識其士人之性情等事。今記憶之。眞堪稱羨也。日本正當鼓舞之。使其政治人心日爭進步。然我亦深知日本之人。必竭力襄助者也。因日本君民之識見極高。善於維新圖治。使小弱之國。變爲富强之國。又幸暹羅今得聖明之君。其所發議論。一切施行。自然維新盛業。大有可觀。其國土如是肥沃。出產如是繁多。雖强國亦不能輕視之也。且其國變法治理以來。并無變亂阻礙維新之事。我實厚望日本。斷不可輕視其國。應趁此時扶助而振興之耳。

歐洲兵費

譯希露報

某某西人精於考查時事。云。歐洲倘兵釁一開。統計各國每日須費軍餉。約四兆一十九萬五千六百磅金。每年費一千七百二十七兆一萬二千磅金。每年歐洲水陸軍經費。共用金二百二十五兆磅。

非嶋情形

接倫敦電報云。華盛頓城遍傳。謂倘非獵賓嶋士人。不肯及早投降美國。將來美國政府必拿獲鴉君烏度云云。

新黨株連

西曆正月五日。接中國電報。謂誅戮維新黨人。至今尚未了局。聞張之洞、及廣東、廣西、山東、各省撫台。均有疑其與新黨人通連。現有某大員已經發審。不知何如也。

保全支那論

譯外交時報

外交時報主筆有賀長雄。以通國際公法鳴者。今照利害于學理。較成否于事例。以論保全支那。雖不必爲確論。然可資志士之一考。只恐譯文劣陋不得彷彿其萬一也。浪浪一夫識

或曰支那宜以保全焉。或曰支那宜以瓜分焉。二說主張各有其據。予以權爲保全。乃得其當。潛心覆究。乃得二策。一曰自行保全。一曰賴人保全。就支那現勢而論。則自行保全不可施也固無論矣。賴人保全。亦有分爲單助與複助之別焉。單助者。謂一强國自當其衝。以爲保障。複助者。謂二三强國立約聯盟。以支其殘局。本論之旨。即在較其利害。察其成否。以詳其歸着耳。

今試爲以單助策得其宜乎。兹有某一國。欲獨力以保全支那。其覬覦之國。直起而相反。固必然之理。勢不相下。競共耀兵。遂釀成禍機。亦未可預測焉。夫一國之立。所以保其邦家。衛其生民。孰敢不顧邦家。赴外邦之危以戾於保民之義哉。蓋獨力而欲扶持支那者。必有所需索以酬其勞。此時列强不無猜忌。是欲保全而却破保全者矣。

論者或曰。嗚呼。是何言歟。我所以欲扶持支那。固出於一片俠心。不忍坐視其淪亡也。洵如是言誠美矣。然就現今外交之策而論之。固非通論也。縱令唱道於列國間。列國孰敢信之。盖外信内險。兼弱攻昧。吞利䝼權。固數十年來支那所共見也。今忽唱此言。不獨列國不信之。支那亦必知其意之所在。縱我之至誠。一旦令其歡悅。然無如我實未能控掣列國。以阻遏其不可厭之慾也。由此觀之。日本一國既不足以當其任。他國亦不能獨力以伸其所志。單助之策則拙矣。勢不得不出於複助策。其複助策亦有二二者焉。

一。與支那同一利害之數國互通脈絡。均相呼應。以講保全之策。名之曰同盟擔保策。

二。不論同一利害否。凡與支那相關連之數國。悉共聯盟。以任保全之責。名之曰。

聯合擔保策。

同盟擔保策。

一同盟擔保策者。西方列强中。均一利害於支那。有二派。一則英與美也。一則俄與法

也。其餘列國。雖未盡明確。然一旦有急。則德與伊可以聯於英美同盟。白則可以合於俄法同盟。而如我日本可謂向背未定。行動均任於其便也。以俄法爲盟主者。欲瓜分支那者也。縱令未至瓜分。然至欲擴張權勢於支那。則其策皆同也。以英美爲盟主者。不喜他國之壟斷者也。即欲開支那全域以爲英美產貨一大市塲者也。據此利害交措之勢。以各相呼應。故同盟擔保之策所由起。而其有勝於單助策。可無疑義也。獨恐二者各據一方。以互圖其所利。彼利則此損。此福則彼禍也。故此而欲保全支那。則彼必起以反之。固必然之勢矣。二者相激。遂至互出於兵力。則其禍有更大於單助者也。夫濫張兵備之弊。二十年來。歐州列國所共苦其過重。今若更激成此勢。則天下將不堪多事矣。

然同盟擔保策。是今內外人士。專意倡道。至如白列斯弗卿東遊與美國購買非獵賓。愈使人想望其策之可施。予亦不敢謂該論爲不通也。然世人只知有同盟策。而未聞有倡聯合擔保策者。今較論之於同盟擔保策以察其利害。亦必不徒然也。

聯合擔保策

予所謂聯合擔保策者。聯日英美俄德以爲一國。會商立約。以肩任保全支那之責。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來。英美法俄德相聯。以保持土耳其者是也。今擬立聯合條約。其概如左。

(一)凡支那邦域內。列國再不得踰越其現情。不得伸張其權勢。詳解之。即如英法俄德均已曾得利權。今後即以此爲界。不得再行需索。

(二)六國同任保全支那之責。既盟結後。若第三國(不加盟國)而有干預其內政。或併吞其彊土者。則認爲開戰之端。

(三)將來欲租支那之土地。或欲割讓其土地者。宜先預與聯合各國妥商。經其協定。方准施行。

(四)將來支那若有聯合諸國中之一國。互釀紛議。以致破壞聯合條約之美意。則宜於未開戰前。求之聯合諸國以救解。聯合諸國亦有救解及肩任之權。

以上不過舉其大綱。至其細項各章。即如鋪設鐵路及練兵各件。至期會商。畢竟聯合條約亦預爲一榜樣耳。應如何臻其美善乎。試以前事證今事。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在

法京所訂巴里士條約其保全土耳其實二十餘年矣。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背約以代士。英國出而阻遏之。俄國遂撤替斯的條約。將所侵彊域悉以還之於土國。是巴里士條約之效也。且聯合擔保策所以勝于同盟策者。在外交上分割支那於一方。以免混他各國事件而易分辦焉。巴里條約之保土耳其也。聯盟各國其緣因各件雖釀事頗多。然未禍及於土耳其也。試詳說之。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有墺伊戰爭。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普墺戰爭。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普法戰爭。然而土耳其屬土無恙也。按今之伯林條約亦然。以其同是聯盟國也。然德墺意之於俄法。其所欲相扞格。而到土耳其則亦不敢滋事也。即現之克利士事件。並希士戰爭。亦可證矣。要之同盟者。齊其利權。則必與之對衡而立矣。譬之日英同盟。而俄法又同盟。則對衡均而利害亦均也。如英與俄法相扞格。則日本亦必被其波及焉。故我於此難局不相交涉。是豈外交之策哉。想今提倡日英同盟者。其宗旨在於阻止俄法之銳進也。果然。則發議者之所志。亦聯合勝于同盟也萬萬矣。論而至此。則聯合之策。其保者費力甚少。被保者獲益更倍于同盟策矣。蓋同盟者本萌于合利。被保者爲其利之役固。此必然之勢也。反之則聯

合者非以利相結。而志在於公安。支那帝國。應亦擇可而行。事若至此。則清政府惟公平立約。盖所以酬聯盟諸國扶持掖導之厚誼亦不得已也。再詳論之。縱令一旦出於同盟策。然究其極。則應歸於聯合策也。徵之古今之事例。凡同盟之成。必在于危局既迫之時。設令俄國開釁于支那。與法相聯爲南北相挾之策。而日英同盟國與之交鋒。擊退俄法。則其變局終如何。勢必有一中立國爲之調解以開弭兵議會。則其結局又如何。料俄法撤其需索。而與日英及中立國共約。永不覬覦支那。變之變。極之極。亦終歸于聯合擔保也。西諺曰。史即是轉而已。予每修外交史。未甞不嘆此言爲至理也。既有保持土耳其四十年之事例。與分割支那案於一方。不使與他案相涉之便。總之再令一旦出于同盟策。亦終歸着于聯合策。事理必至。不俟識者而知也。

大阪朝日報廿四日至廿七日雜報　日本　片岡鶴雄譯

日德盟約追加條欵。自今春以來。經德公使與日外務大臣互商妥協。盖印入奏。其條欵倣照日英約章。從價關稅改爲從量關稅辦理。此事准於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韓國政府照會法國公使。代聘法人庫立埋掌敎郵政事務。兼辦外務繙譯。及敎導學生之事。每年酬俸三千六百圓云。

俄國懷老速。及父衣老那。并氣府各大學堂生徒。維持社會主義者聯圖革命。事洩被縛者五百餘人。

駐英之法國大使衣摩氏。謂在倫敦之法人曰。我法英兩國間利害。不必衝突。然後可保我國利益。願諸子勉之云。

墺國議會紛爭。每見喋血之事。此擧雖似暴行。然比之國家多難。苟且偷安者大有間矣。前月五日維納府議會。討論正閙。乃座有拔呆老屑庫亮頭人戱南氏突然呌曰。現在斯太利境內滯留之德部。其地必爲其所據。語未畢。首相太愛伯怫然曰。我國自能存立。何出此言以自危。可謂謊言惑衆。不解事之甚也云云。意氣激昂。睥睨堂上。於是會內人以故多散。至九日下院會議彈劾內閣各案之事。政府黨議員衣搖氏登壇表明波蘭多數人之故。并駁戱南等背其公議之非。雄辯攻擊。大有決烈之勢。敵黨大沮。而德逸派勇士烏老夫者。又與波蘭人舌戰。其罵波蘭人曰。汝等種族恩澤。衣食

於彼。所謂寄生虫也。於是滿座嘩言。波蘭人憤甚。聯其黨人進擊烏氏。烏氏幸爲黨人擁護。然彼此裂眦相向。格鬭多時。又匈牙利議會。近以干涉選舉之事。論戰多時。勢幾用武。竟有突然發小銃者。幸不傷人。首相拔愛府聞風而往調處。排闥突入。衆罵曰。彼來何爲。宜速捽去。乃有拍案叫絕者。亂踏地板者。舉堂大哄。首相退出。爾後出入。必以兵勇自衛云。

東京日本報自廿三日至廿五日雜報　日本　片岡鶴雄譯

英國植民大臣其搖氏。講求統一植民地之策。特置重於阿非利加。已在於其地矮老拔托造船局海員病院內。創設研究熱帶病學所一間。與各地醫學校聯結。以考究防疫及療治之術。其國所領各植民地。應立研究病所。均由政府資助成功云。

法國於海軍之事。大爲擴張。其海軍大臣已購辦一等戰艦二艘。每艘費金三十二萬磅。魚電船二艘。每艘費金四萬磅。二等巡洋艦二艘。每艘費金三十二萬磅。法國軍艦向無一萬二千噸以上者。今忽造一等戰艦各一萬四千五百噸。鐵甲又極其堅固。又巡洋艦排水二千噸。速力十九海里。魚雷船排水四百噸。速力二十六海里。至二十

七海里。

德國於陸軍大為整頓。實事求是。今錄其要。拔父矮利。與沙氣息。幷捕魯戲三軍。現以步兵充員。合為本隊。刖又添增充員為騎兵二十三隊。又野戰五隊。新設電信隊三大隊。而每歲增入兵勇一萬五千人。

宇內各國新報 雜誌 及書籍刊行之數。 經美國烏約刊有統計全表。 內稱本年在北美合衆國刊行新報雜誌。凡三萬八千種。發行之數一億二千萬部。白耳義刊行者。四千七百種。法京巴黎司刊行者。二千四百種。發行之數至二億萬部。及據該報所稱刊行書籍。以日本為最多。每年刊行二萬五千種。其數二倍於英法兩國。其外又有新聞雜誌八百種。大有增加之勢。刊行書籍之多。除日本之外即德國也。然以出書與人口比較其數。則德國不及英法遠甚。在英法一部書充當一千六百人。而德國則當二千人耳。 次則荷蘭。丁抹。諾威也。又其次則波蘭瑞典也。然意大利雖出書無多。而亦勝於俄國之太少也。又據最近時所查。德國著書輸出外國者。以近年更多。比之前十五年。其數不過二千七百萬部。而今年刊行已六千五百萬部之多。查德國發出之書。墺

國已購其一半。又德國書售於法國者僅二百萬部。而法國書籍運入德國者則二百七百萬部。又據倫敦刊行書籍雜誌表所查。其所著作以說教集及神學書爲最多。次則說部。其數每年凡八百餘種。要之大地各國。其刊行書籍。逐年增加。如一千八百五十年全球製紙之重數。凡三百六十六萬七百餘担。爾後未經五十年。而用紙之數。已增十倍以上。

俄對封巴爾幹半島之策。據澳相美子鐵老之言曰。歐洲各國商辦該半島之事。今已數十年。至處辦克列得島之事。各皆以利害之故。或反或合。故屢爲土帝所翻弄。徒費經營。此次辦理該島之策。各國不期而合。遂能奪該島之利權。獨至俄國以平生壓土之力。不能施於各國。遂查各國因巴爾幹半嶋政策。不利於己國。大有撤手之意。乃揚言曰。列國協同之事。大有害於半島。若使一俄國處理克列嶋。當不使土帝遽受其禍。盖諷土帝也。又曰巴爾幹半嶋紛擾。不可因處置克嶋以結局。緣埋獨拿事之局不日再發也。俄國志在於此應獨力以處理之云。

西伯利亞鐵路。聯絡彼得堡及海參威之日。則東亞形勢。將必大變。其貿易政事亦

然。現聞將此鐵路遠接美國。而助以航路三線。自海參威。及賢獨煞庫。與府賢社會爲解纜所。此經日本及至蝦諾老前往奇磕老拿洲。是爲極南港航路之始也。自海參威經函舘。至花庫拔。爲第二航路。此由卡那其鴉鐵路社會所建。并用五千噸以上輪船定期開行。而第三航路爲德國羅衣獨會社所創。以聯絡海參威而通美國桑港也。現該鐵路。自俄都達美爾古斗斯科與海參威港間。亦已建築全通。其間水利有黑龍江。至夏季由長崎港經西伯利亞至俄都。費時不過二十四日。來往之速。則東西兩地如大縮短焉。

教師公論　　譯大阪鎮西日報

倫敦基篤敎會。其宣敎師阿烏賢者。久寓北京。頃日歸國。途經香港。謂該地新聞記者曰。余嘗過訪康有爲。一見而知其爲至誠勇敢執志不動之人。胸中素抱經論。故其所言極有條理。又深通古今中外之故。誠爲當代儒宗也。余讀其著書。大率闢宋儒曲說而主張漢代正論。其說力主開新。而其精誠勇氣大不可及。余交結清人多矣。而未見有如康氏者云。

外電彙報

廿六日來電云。美國軍艦奉到本國政府之命。占據太平洋烏衣沽嶋。

同日來電云。西班牙總理大臣。沙呀蘇打氏患肺病。其勢頗劇。

同日來電云。印度及支那鐵路公債案。業經法國上院議定施行。

廿七日來電云。美國及非獵賓群嶋間。擬設海底電線。以烏衣嶋爲其間遞電所。

廿八日來電云。英國商業局議長。在法京赴某讌席演說曰。英皇擬出遊法國一事。可覘兩國外交局。其面目當爲一新云。

同日來電云。據華盛頓公報。本月二十四日。利烏斯將軍。提率部兵退出衣羅府。廿六日叛徒直占據之。今美軍擬到該地叛徒退出該府。乃再議占據非獵賓群嶋之事。

廿九日來電云。西班牙兵。於本月二十三日交出衣廬府於美國兵。

同日來電云。里呼蘇案件。一切秘密書類。已經送交大審院。大審院已證明。幷允許不宜洩其事。今據巴里司訪事人說該書類。專係在法國間諜通告之書。而其書

中已一一明記該人姓名。其欲秘而不宣者盖以此故也。

三十日來電云。伊大利皇帝。現赦免犯徒二千七百名。盖該犯即今夏在美蘭結叛也。

同日來電云。法國大審院。審判前大統領奇盧些氏之事。係關涉拖里呼蘇案件也。

三十一日來電云。印度新總督加棱卿。已到孟買府。市民歡迎。該卿訂來月六日接印視事。

正月三日來電云。倫敦打衣毛蘇報。痛論法國强奪上海之事。曰如此無理。吾輩決不默過。

同日來電云。美軍在巴嶋蝦巴鴉打邑中。高懸國旗。并行占領之盛事。市民睨視。無敢反抗者。

四日來電云。美國政府擬派援兵於非律賓。其六聯隊兵起程。概在半月之內。

同日來電云。葡萄牙皇帝御臨議會。其在開會式演說曰。我國所領之殖民地。是承祖苦心得來。應如何保守。再求擴張。無敢或懈也。

五日來電云。法國波拿蝦拖黨。擁護烏爲沽桃公而宣言曰。機已熟籌。我公將出。現時



局此如。固貴權變。彼此應合羣相親。則公之武畧與才能。可應運而建立也。

同日來電云。西班牙鴉里尸鴉灣內之巴鴉呼嶋。匪類蜂起。將島中西班牙人悉將殺戮。

譯中國民報

德國陸軍中佐立賢蝦老托。其論北淸三軍港之形勢曰。旅順港口廣約四百米突。港內有二澳。東澳泊錨安穩且便於防守。然水方面狹窄。不能多泊軍艦。又陸上多是丘陵而不廣濶。設使造船局於此。不能張大規模。至金州半島斗出地峽。窄而且長。設遇敵軍在海上以砲攻擊。再由大連灣上岸夾攻之。必使遼東各軍不敢赴援。其實情如此。可爲此港之大害也。要之以旅順論之。實居第二等以下之軍港耳。

其論威海衛曰。欲置海軍鎭守此港要害處。然其東北無蔽。受風太烈。不能灣泊巨艦。又港口劉公島附近水路頗廣。易爲敵艦遠窺港內情形。亦不足以爲大艦根據之地。且此港後脊。敵兵易於上陸夾攻。非費大力不能固守。故此港亦爲第二等以下之軍港也。至膠州灣他日論之

仁學一

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他筋肉血脉臟腑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婦。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而相維繫。爲癢爲痛。其機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痹則不知之。猶電線已摧壞。不復能傳信至腦。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麻木痿痹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即盡仁之量。況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域。此至奇不恆有。人莫不怪之。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見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漠不加喜戚于心。反從而忌之。蝕之。齮齕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更怪乎。反而



觀之。可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彼鄙夫駮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之。其得於我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遂止於此而不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餱以愆矣。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寖假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寖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即又傀焉。不欲任受。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鄰。鄰非遠也。近此鄰者彼鄰。彼鄰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也。此鄰以爲遠。在彼鄰視之。亦其鄰也。銜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於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覃思典籍。極深研幾。罔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

關絕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以仁通。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爲人。豈一二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敎。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安立一法曰。左手毋得至乎右。右手毋得至乎左。三焦百脈。毋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猥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

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恆河沙數世界。有小衆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至而一滴。能知其數。豈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爲動。生人知之。死人不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痺不仁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即莫測能通者之所知。而詫以爲奇。其實言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聞。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嘗。身何以能觸。曰惟以太。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地則衆質點粘砌而成。何以能粘砌。曰惟以太。任剖某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

其爲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至與地近厥惟月。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統月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諸行星。又各有所繞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昴星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昴星。統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若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海。恆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恆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恆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以上。始是爲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曰惟以太。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曰惟以太。更小之於一葉。至于目所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爲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大。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始可與言仁。

下期續印

而禦外侮。破僧侶貴族之陋習。移其民於自由之眞鄉而後已。日爲經營。誓傳其檄以鼓舞同志。於是天下聞風。慕皇兄之賢名。四方雲集。所至如歸。旌旗蔽空。舳艫相望。歌吹盈耳。兆民悅服。士卒奔馳。相會如林而兵勢大振。自此黨人每戰皆敗。勢將潰散。當斯時也。普相逞其陰謀。竊贈兵餉以援之。乃死灰復燃。兵鋒頗銳。於是兩軍再戰。彼我互傷。智勇皆困。時廢皇之子猶在境上。乘機而入國都。利誘士民。士民苦兵卒之剽掠。久望昇平。因共歸之。如流水之就下。而民政黨首領。亦變其盟約。獻降於馬前。致質稱臣。願爲新王前導。新王以其與妾父有舊。命作書以招老父。老父覆書責其變節。其詞曰。

夫士所貴者節義而已。苟士而無節義。亦何足貴哉。當足下提倡共和民政之先也。僕則主持立憲公議之良政。然忠言逆耳。衆口鑠金。視僕爲自由之公敵。誣僕爲國家之反賊。言猶在耳。亦足下所未忘。且足下曾於某日誓衆曰。此身誓與民政共斃。何其壯哉。今也厚顏鐵面。膝行就縛。獻降於馬前。惟恐在後。嗚呼是果何心耶。苟略解節義。抱廉耻之心者。其忍食言耶。前拿破倫三世。破民政而登帝位。是

時佛名士威區士貂與飛豪等。慨然揮臂以抗之。自料勢力不敵。莫奈伊何。遂憤然退隱於一嶋以行其志。是眞可謂大丈夫哉。夫蹈海之高節者。雖萬乘亦不能屈其志也。今足下不能自潔則已。而又靦然受其封爵。絕無耻色。更欲陷其交友於不義與失節之罪。足下其有何面目以對天下哉。嗚呼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古人云蓋棺然後論定。良不誣也。兵馬倥傯。不能盡意。

敵將見之大怒。進兵攻戰。我將士大小百餘戰。多損命於鋒鏑。前功悉廢。家兄戰沒。老父與皇兄飮泣。誓圖恢復。臨別攜妾逃匿於此地。老父年逾古稀。跋涉歐美萬里之海山。招結有爲之士。其果敢之氣。剛直之節。老而愈堅。況乎妾年尙壯。豈忍以死生窮達之故。而辜負父兄之宿志哉。今也國破家亡。親戚凋殘。望月獨坐則怨憤兩集。對花行吟則憂愁交至。東望故國憤氣如雲。俯念同人激情風烈。每一念及。寢食俱廢。妾之苦心。諒蒙憐察。言畢聲淚俱下。散士亦爲之感動。眉縐鼻酸。幽蘭漸收淚正襟更謂散士曰。妾深感知遇。過信紅蓮女史之言。僅以邂逅一會。遂訴盡一生之履歷。語盡終生之大事。交淺言深。實堪愧悔。雖然。此是積年沈欝。無可與語。恃君見

諒。不覺縷陳。然此幽愁之語。恐令郎君厭倦耳。散士答曰僕雖無似。然聽之靡靡不倦。願再聆其餘。阿姐胸宇快闊。志趣可嘉。所謂青天白日之談也。僕豈不感其情耶。獨惜其語盡而已。顧謂紅蓮曰。阿姐亦西班牙之人歟。紅蓮曰否。妾愛蘭之産也。散士曰。阿姐幽蘭女史退隱於此。想必有故。願得聞其詳。紅蓮曰。妾父長於寄贏之術。執牙籌而計畫販貨。貿易美國。又估貨輸出東洋。需用趨時。計畫超算。富冠一世也。初英王用其詐術。欺我王。愚我民。陽約聯邦相助。陰存呑併之心。名爲聯邦。實使爲臣妾。邇來英蘇相謀。嫉我國繁盛。忌我民富强。苛法虐制。無所不至。窘我工業。蹙我製造。害我貿易。妨我結會。奪我教法之自由。禁我出版之自若。於是工業頽廢。商業疲弊。以至黎民顚沛疾苦。吏人則乘機掠我良田。急征暴斂。鞭撻下民。貴族務其苛徵。不惜民力。斗升未輸。忽遭酷罰。膏血已竭。搒掠未止。毒逾永野之蛇。猛過泰山之虎。受此之禍。距今僅數十年。於是愛蘭之志士。奮脫英政之羈絆。施行獨立之政策。當是時也。工業振興。士風再盛。兆民皆望四海中興。與群生來蘇之美政。不圖昊天不弔。大災薦臻。再簒英國之虐政。殺其國權憲法之自由。奪回貴族汚吏所掠之國土。

無英王之暴戾殘酷。無英民之奸黠貪婪。想其欺我國孤立無援也。以賤價沽我田地卒不還其値。或倍息貸於貧民以罔其利。我民不堪其虐。餓死者超八十萬之數。妾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此何故哉。蓋惡傷其類也。鳥獸於不義者尙且避之。況於人乎。怪矣哉。對岸之英民傍觀不救。則已矣。却欣然喜而相告曰。愛蘭國之窮厄者。人民過多所至也。禍災薦至。生民死亡相續然後可以圖富強。諺曰非道行則正理退。旨哉斯言。彼以邪說惑人。自老幼斃於溝瀆。壯者散於四方。每年流離者不知幾萬人矣。自此國內生齒日減。人民結合之力愈衰。生民之艱。年增日加。乃以彼人口過多。禍患誣說邪言證之。蓋足以見其惑衆。蓋英人之外交政略。談笑之間藏以劍。杯酒之中置以鴆。狠似山羊。貪如狼虎。不可親也。若爲彼四海兄弟交通自由之甘言所欺。與彼貿易。招彼干涉。則土耳其印度埃及諸邦。生齒日減。國力日疲。有獨立之名無獨立之實。年年歲歲。貿易失均。輸出金寶。雖非入貢。實如削國民之膏脂以貢於英廷也。然世人惑彼空理。陷於英人之術中。喝之不醒可爲浩歎也。英廷遍布其苛政。誰謂英皇仁慈恤愛哉。今英女皇即位以來。英領印

度。其土人餓死者五百萬矣。

據英國烈女曉鶯女史言之。女史以公義著名於世。甞著一書痛論英領印度慘狀。又區利美亞之役。軍中惡疫流行。死亡相繼。看護乏人。軍氣沮喪。女史聞之慨然誓以身報國。供作犧牲。大集烈女速赴戰場。自甞湯藥。奬勵看護。備極勤勞。士卒感義。軍氣復振。遂奏凱旋之功。天下傳爲美談。

英之窮兵瀆武也計二十五回之軍餉。費金七億五千萬。然戰事未已也。

又據英之賢相武賴士氏言之。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英國突起無名之師以伐埃及。氏廷爭其非計。曰抑我自由黨之宗旨也。決非如保守黨喜功名弄威福之比。所欲則在避兵端。盛通商。厚友義而已。悲哉我女皇即位以來四十五年。我自由黨執政間。動干戈二十四回。而保守黨僅不過五回。豈自省而不耻哉。況如此遠征而又出師無名耶。雖然。不聽吾言。不用吾策。惟有掛冠以退隱而已云。

合觀曉鶯女史與武賴士賢相可謂異人矣。然其當道。不厭武事。饕食諸邦之餘。又犯日本。再攻清國。據兵威。刼清人。輸入鴉片。清人斃於此毒者以千萬數。其責其罪。



果將誰歸。獨怪英之君臣放言曰。敵我者猶愛之。四海皆兄弟。且汝永享天之福祿。何修而得此云。此可見其誇文明。敎慈愛。如耶蘇敎國者。亦不足恃。妾聞洪波振壑。川無活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此何故哉。蓋大淩小。衆暴寡者。勢使然也。然亦視其人事何如耳。昔愛蘭之議士。皆奮稱信向之自由。主倡獨立之正理。惜爲讒言解體。屢以少數之故。見敗於大英國議院。於今一百有餘年。嗟乎權威太峻而民命何堪。曾遇荒年而天災莫恤。且助之爲虐。掊克以干衆怒。吾民雖結衆爲仇。惟少有畏死之心。每失機會。今者求生絕路。何暇顧自家也哉。闔國士民。切齒扼腕。痛嗟無策。妾老父自任挽茲厄運。即以家產分給貧民。傾資以結豪傑。經營愛國以獨立。機謀已熟。垂將成功。不幸爲匪人宣洩其謀。立執我父。憂憤釀病。遂死獄中。妾時尙幼。而家財既盡。親戚亦亡。煢煢無所依。刺史暴留虎者愛蘭人也。其人乏節操。媚英主。故權勢赫濯。彼乘妾幼而且孤。誘妾以甘言。餌妾以黃金。欲納爲侍妾。妾幽懷憤悶。無所排遣。責彼爲不忠不義之人。罵彼汚行醜狀。以是觸其大怒。誣妾以寃枉大罪。禁住愛蘭之國。逐出四境之外。因憤恨不堪。痛入骨髓。臨去誓曰。妾終身不爲英王之

此稿未完下期續錄

和田邊碧堂見贈之作即次原韻　　王照

脣齒東邦共戚休驚心胡馬壯三秋新亭對灑遺臣淚燕市誰憐死士頭幾輩怙私膺逆欲
一朝延禍徧清流儒生獨策回天力迴首邱山汗萬牛
倉卒臺城鬪變日小臣猶欲奪門迎蠟丸難達縈魂夢緹騎橫衝決死生九廟無靈禁毒肆
隻身竄恨力棉輕秦庭一哭知難效偷息餘生媿屈平

獄中作　　烈士楊深秀

久拚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常虎會敢徒行聖人安有胸中氣
下士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眞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　十一日
長鯨跋浪足憑陵靖海奇謀媿未能安耻日邊多下策當思殷武有中興孤臣韜作渟中鹿
酷吏終羞殿下鷹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如冰　十二日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孤忠畢竟待天扶絲綸閣下千言盡車蓋亭邊一字無經授都中愧盲杜
詩成獄底學髯蘇朝來鵲喜頻頻送尙憶觿東早晚烏　十三日

戊戌八月感事　　咄咄和尚蔚藍

蕭牆禍起蔓難圖。朝右紛紛各被拘。盡陷網羅堪歎息。更誰惹苡訟寃誣。謠生市虎人疑信
影出杯蛇事有無。掛壁龍泉光睒睒。不知誰是好頭顱。

殷憂耿耿在神州。時事如斯孰與謀。南海行蹤空想像。中原大局半沉浮。滿朝舊黨仇新黨
幾輩清流付濁流。千古非常奇變起。拔刀誓斬佞臣頭。

幾回搔首問穹蒼。徒灑傷時淚數行。豈有猷人羊叔子。恨無草檄駱賓王。聞謠早已虞飛燕
占象由來凛履霜。大物覬覦非一日。禍心知是久包藏。

遙山十里蟪蛄聲。依樣葫蘆畫已成。昨夜月圓今夜缺。出山泉濁在山清。豺狼當道危機伏
虺蜴為心詭計生。匹馬短衣江海畔。自慚無策救神京。

更正〇第二冊第九葉政變記登載張之洞革職留任係初著書時據日報訛傳今查無是事印入本報時未及將原稿校正今特爲更正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本洋一角五分郵費一冊五厘（日本郵便局無設置之地郵費二仙）

一報費郵送之節者橫濱石川郵便受取所宛乞振込（報費郵劵代用者二割增）

諸君如有願爲本報代派處乞函致本館自當隨時付呈

一代派處概提二成作經理之費

一凡函來購報及商量報事惠賜文稿附印等事信力均請自給

本館承刊告白價目　兩行起碼　一期三圓以後每期加一圓四行六圓其餘類推　刊圖另議封面告白加倍　以上皆先付資後刊報不再減折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表神保町三番地東京堂書店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梅清處塾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亞東時報館

漢口漢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蘇州大東新利洋行
廣東省城雙門底聖教書樓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檀香山生昌雷宵進先生
香港中環聚文閣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天津國聞報館
福州閩報館
杭州大東新利洋行
安慶東門內道署前雙井聖公會楊先生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威靈頓街聚珍書樓
香港中環海傍三益隆煤店九十四號門牌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橫濱居留地五十三番館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印刷人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印刷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